



北大之父 蔡元培



身跨兩世紀，
上半生前清翰林、革命黨人，
下半生北大之父、民權鬥士；
中國第一個讓男女同校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璀璨燃燒的人生，
讓你無限嚮往！

邵連鴻◆編著

北大之父
蔡元培

邵連鴻◎編著
出版社/正展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北大之父蔡元培／邵連鴻編著．

-- 臺北市：正展，2001〔民90〕

面： 公分．（六六術法系列叢書）

ISBN 957-8317-98-0（平裝）

1. 蔡元培—傳記

782.885

90020728

北大之父蔡元培

社 長／許雅婷

編 著／邵連鴻

出 版／正展出版公司

社 址／台北市虎林街141巷15弄3號1F

電 話／2345-8506

傳 真／2345-8500

郵政劃撥／19137799 許雅婷帳戶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212號

電腦排版／特約電腦排版工作室

印刷裝訂／福霖印刷公司

總經銷／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352號2樓

電 話／2245-1480

傳 真／2245-1479

出版日期／2001年12月 Printed in Taiwan

定 價／199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六六術法系列叢書》編輯說明

我國傳統以「九」為陽數，以「六」為陰數。「九九」為至陽數，「六六」為至陰數。所謂至陽數，表明事物至明至高的公開化程度。因此，人們常把公開的可實施的方略稱為「九九方略」。所謂至陰數，表明事物至陰至深的內幕研究。因此，人們常把事前的內部策劃的內容，稱為「六六術法」。

凡成功者，均以高遠的志向為目標，以超人的心智和過人的膽略，在不懈的實踐中，歷盡艱辛，策劃倍至，從而獲得不朽的業績和輝煌的功勳。特別是在亂世，在社會大變革的大潮中，更造就了無數功垂史冊的先賢。

清朝末年，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一步步地陷入了屈從於世界列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之中。外禍日甚，國貧民困，亡國大禍迫在眉睫。當時，各階級、各階層、各集團提出了不同的救國方案，探求過不同的救國道路。在救亡圖存的大旗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索奮鬥，百折不回。他們或以革命救國、改良救國，或以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或以再造文明救國。他們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顯示了中華民族不甘屈服、不甘落後的精神和對自強之路的渴求。

本叢書共六位傳主：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蔡元培、胡適、胡雪巖等，他們都是清末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們都走過自強之路，做過自強之夢。他們的許多業績都閃爍著智謀的光芒，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本叢書定名為「六六術法」，就是力圖在介紹各位傳主生平事蹟的同時，突出並點評他們智謀過人之處，其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思維能力，它們雖然屬於過去的時代，但那些若干飽含智慧的閃光，也同樣屬於現在和未來。

目
錄

第一章	修身治國	003
第二章	獻身教育	011
第三章	宣傳革命	025
第四章	肩負重任	039
第五章	留學德國	047
第六章	教育總長	059
第七章	二次留學	079
第八章	北大校長	091

第九章	兼容並包	103
第十章	新舊激戰	119
第十一章	五四運動	137
第十二章	關注科學	157
第十三章	保障民權	177
附：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197

目
錄

第一章	修身治國	003
第二章	獻身教育	011
第三章	宣傳革命	025
第四章	肩負重任	039
第五章	留學德國	047
第六章	教育總長	059
第七章	二次留學	079
第八章	北大校長	091

第九章	兼容並包	103
第十章	新舊激戰	119
第十一章	五四運動	137
第十二章	關注科學	157
第十三章	保障民權	177
附：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197

第一章 修身治學

紹興山清水秀，人文薈萃。蔡元培出生在紹興的一個商人世家中，在修身治學的道路上，接受著濃郁的傳統文化的熏陶，接受著傳統的家庭教育和傳統的學習方式，從啟蒙開始，循序漸進。

蔡元培的幼年時代所受的家庭教育，與中國絕大多數人所受的家庭教育相彷彿，無疑都是傳統型的。當然有「優良傳統」一說。蔡元培勤奮好學，一生溫和，襟懷坦蕩，嚴以律己，寬於待人，重義輕利，謙虛謹慎，後來他為報效國家，不畏艱險，盡忠盡責，這種優良品質及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人格，皆與他從小受的良好家庭教育密切相關。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證明了傳統教育是具有二重性的。蔡元培青少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核心部分是「忠孝仁義」。當然，不免有一些虛偽禮儀。如：母親病重，他「刲臂肉為藥」，母親死後，他「寢苫枕塊」。這於事無補的行為，使人感到不可思議。後來在他成長過程中，他也認識到包括自身所受的中國傳統教育皆有不足之處。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能在舊中國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化腐朽為神奇，為發揚祖

國的優良傳統文化，為教育和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

*

*

浙東古城紹興，山清水秀，風景怡人，人文薈萃，是中國水鄉一個極有特色的小城。

有道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紹興這塊山清水秀的古老土地上，幾千年來，不知出現過多少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人物。如春秋戰國時期，越王勾踐和他的謀士文種、范蠡；東漢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曾生活在這裏，他的《神滅論》為紹興山水增加了幾分豪氣。唐代詩人李白、杜甫、元稹曾到這裏暢遊，寫下了許多詩篇，愛國詩人陸游在這裡寫下了《劍南詩篇》、《渭南文集》等多部著作，明清兩代的著名文人、醫學家、史學家有的生於此地，有的長在此地，他們的才華和成就都為紹興山水增光添彩。此後，又有清末革命家秋瑾、徐錫麟等，他們的一生都與紹興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的傳主蔡元培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舊曆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就出生在紹興府山陰縣城內筆飛坊之筆飛街（巷）。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商人家庭裏。家中兄弟姊妹七人，他排行二。兄弟四人，四弟早殤，實只有弟兄三人，他一兄一弟，兄元鈞，字鑒清（亦作鑒頤）；弟

元堅，字鏡清（亦作鏡頤）。

蔡元培有兩個姊姊，均未出閣就病故，小妹也早殤。

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友善、寬厚，樂於周濟別人。蔡元培十一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賢而能」，「精明而又慈愛」。她時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蔡元培說，他「所受的母教比父教為多」。還說：「子民（蔡元培自號子民）之寬厚，為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蔡元培的母親很重視他的學業、品德，他在《自寫年譜》中寫道：「我們受的母教比父教為多，因父親去世時，我年紀還小。母親最慎於言語，將見一親友，必先揣度彼將怎樣說，我將怎樣對。別後，又追想他是這樣說，我是這樣對，我錯了沒有。且時時擇我們可能了解的，講給我們聽，為我們養成了慎言的習慣。我母親為我們理髮時，與我們共飯時，常指出我們缺點，督促我們用功。我們如有錯誤，我母親從不怒罵，但說明理由，令我們改過。若誠不改，我母親就於清晨我們未起時掀開被頭，用一束竹打股臀等處，歷數各種過失，待我們服罪認改而後已。選用竹，因為著膚雖痛，而不至傷骨。又不打頭面上，恐有痕跡，為見者所笑。我母親仁慈而懇切，影響於我們的品性甚大。」

蔡元培從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優良的傳統教育，蔡元培一生溫和、寬厚、襟懷坦蕩、寬於待人、不畏困難、謙虛謹慎、盡職盡責的種種品質，究其根源是於家庭教育分不開的。

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他侍奉叔父十分周到，每晚看著叔父就寢，方才離去。有一天，他在一旁，他叔父忽然疲倦，枕肱而臥，一覺醒來，只見蔡元培還站在一旁。他叔父很驚訝地問他：「為什麼還不去睡？」他回答：「沒有叔父的命令，不敢離開。」其認真到了如此程度。

母親病了以後，他不但伺候湯藥，還割手臂上的肉給母親做藥。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詳細講述了此事：我母親素有胃疾，到這一年（他十九歲），痛得很劇，醫生總說是肝氣，服藥亦未見效。我記得少時聽長輩說，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割臂肉一片，和藥以進，祖母服之而癒，相傳可延壽十二年云云。我想母親病得不得了，我要試一試這個法子，於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藥罐裏，母親的藥本來是我煎的，所以沒有別的人知道。後來左臂的用力與右臂不平均，給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親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親竟去世了。當彌留時，我三弟元堅，又割臂肉一片，和藥以進，終於無效。」

從這段詳盡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百善孝為先的傳統教育。母親死後，蔡元培堅

執寢苦枕塊古制，家人勸阻，他就在夜深人靜後，挾枕席赴棺側而睡，家人知道不可勸阻，於是在靈堂放上床，使他與兄弟共宿。其後母未葬，其兄要為他訂婚，他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事，痛哭要取消婚約。此類事很多，這一切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蔡元培在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他從四歲時開始讀書，因為九歲時父親去世，家境日趨貧寒，常常借爐火的映光夜讀，無力聘請塾師來家教課，先是得叔父蔡銘恩的細心指導，從十歲後就讀於家對門李申甫先生所設的私塾中。十四歲以後進入離家半里遠的王子莊先生地塾館，每日早出晚歸，他先後讀完了《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這三部所謂的小書。讀完之後，繼續讀四書、五經。蔡元培讀小書、四書時老師都不講解，只求學生背誦，等到讀五經，老師才略作講解。讀書以外兼有識字、習字、對句三種教育。識字兼求了解字義，習字先摹後臨，對句只到四字為止，五字以上算是作詩了。蔡元培從十四歲開始習作八股文，即所謂制藝，或稱時文。這是應科場考試必須學的文體，不會做八股文，再大的學問也不能中式。蔡元培從四歲（有的書是說從六歲開始讀，六歲是虛歲）到十六歲，就按這種傳統的方式學習。

在蔡元培的讀書生涯中對他真正有影響的是他的六叔銘恩，在他的《口述傳略》中有這樣的自述：「子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

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子民十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

一八八三年，也就是蔡元培十七歲時（周歲十五歲）時，他考中了秀才，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在讀書上開始了自由閱讀的階段，書籍多數是叔父銘恩借來，這時他除了補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大戴禮記》諸書外，涉及較廣，凡是關於考據、詞章之書均隨意檢閱，頗有心意。以後他常說，一生中最得益的三部書是；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章學誠《文史通義》、俞正燮《已存稿》。

光緒十年甲申至十一年己酉（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兩年中，蔡元培在家中設塾課徒，自己為塾師，招收六歲以上的學生學習，這也是他從事教育工作的開始，所教科目自然是只限國文，其內容為對句與作八股文。以後，他回憶這段教學生活時，認為作八股文「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習方法」，但是，「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選自《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

一八八六年蔡元培二十歲左右，受聘於同鄉徐樹蘭家校書。蔡元培說：「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富，又喜校書印書，喜以文會友，故亦延聘及余。」

徐樹蘭（一八三七年至一九〇二年），字仲凡，山陰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舉人，授兵部郎中，改知府，後因母病回歸故里，不出仕，致力於地方的公益事業。家中建有古越藏書樓，志在以知識富國救民。古越藏書樓藏書多達七萬餘卷（蔡元培在校訂工作時約四萬餘卷），他在徐家校書約四年之久，這是一個大好的讀書機會。此外，徐樹蘭知識強國의思想和許多見解對蔡元培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繼一八八三年考中秀才之後，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八月，再赴杭州參加鄉試，得中舉人。他的三場考試評語，第一場，三藝被評為「首藝安章宅句，不落恆蹊；次跟定章旨，語無泛設，三充暢。詩可。」第二場，被評為「五藝一律清順」，「引證宏博」。第三場，五項答問被評為「詞章整編」。（商平叔《蔡元培年譜》）。初試共三場，三場完畢等通知，中試者再參加複試，可是蔡元培初試三場完畢後未等通知就離開北京，未在同年應殿試。他去拜訪他鄉試中舉時的考官李文田（當時在京任詹事府少詹事），把會試所作文章給他看，李文田看後，嘆息說：「你真糊塗，只有我李某人能夠賞識，你才中了舉人，沒有第二人再來賞識你的文章，你怎麼現在還在做這樣的文章，你沒希望了。」蔡元培聽他這麼一說，以為不能考中，便離京南下，不料他前腳出去，會試的喜報緊跟著就到了，中了第八十一名貢士，但此時要返回京師應複試已來不及了，只好等下一次考試，會試是三年一考。

清代科舉制度規定，會試得中，稱貢士，貢士必須在同年複試殿試合格，方可成為進士。兩年以後，即一八九二年，蔡元培終於金榜提名，他被錄取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同年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當時的正考官為戶部尚書翁同龢，副考官三人是工部尚書祁世長、內閣學士霍穆歡、李端棻，殿試讀卷大臣是大學士額勒和布及翁同龢等人。翁同龢當時最賞識他，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

又過兩年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春，蔡元培在北京應散館考試。清政府規定，庶吉士經一定年限，應參加甄別考試，所謂散館。應散館後，由庶吉士升補翰林院編修。他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至此到了頂峰，但蔡元培沒有在做官的道路上走下去。四年的編修生活之後，以主要的精力從事教育事業。

蔡元培於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三月初結婚，當年二十三歲，夫人王昭，他們的大兒子阿根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在故鄉山陰出生。二兒子無忌於一八九八年四月在北京出生。此時的蔡元培可以說是功成名就，家庭美滿。按一般的人生規劃，他完全可以繼續沿著這條既定的仕途奮鬥，以至於躋身達官顯貴的行列。但是他沒有這樣，這時他已感到時代的召喚了，他主要是從事教育事業，此後又參加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在同時代人中為數寥寥。